



川剧

52

鳳凰嶼

重慶人民出版社

鳳

(高腔)

田 村 李文韻 楊文光口述
朱 介 秋 整理

人物：陈玉蕊——(武小旦)简称“陈”
陈 母——(彩 旦)简称“母”
况 忠——(武小生)简称“忠”
况 謙——(老 生)简称“况”
况月英——(小 旦)简称“英”
老 院——(末 角)简称“院”
石应虎——(小 丑)简称“虎”
書 童——(袍 子)简称“童”
趙 彪——(武 淨)简称“趙”
王鳳剛——(武小生)简称“王”
王敬卿——(老 生)简称“卿”
关 伯——(紅 生)简称“关”
四头目——(雜 角)简称“甲、乙、丙、丁”

石須龍——(粉 淨)簡称“石”
丑 差——(小 丑)簡称“甲、乙”
禁 子——(小 丑)簡称“禁”
捧冒官——(末 角)簡称“官”
太 監——(粉 淨)簡称“監”
投文人——(雜 角)簡称“投”
兵 卒
牢子手
四 將

第一場 排 寨

(四头目上“推衫子”)

甲：(詩)昏君施暴政，

乙：(詩)脏官滿鄉城，

丙：(詩)官逼民造反，

丁：(詩)义士聚綠林。

众：請了，大哥升帳，轉到忠义堂。

(众嘯軍引关伯上)

关：(詩)小皇帝荒淫暴斂，貪官輩恰似虎狼。众
百姓怨声載道，十家入九家破亡。某因此

投身草莽，鳳凰嶼積草屯糧。杏黃旗空中飄蕩，上寫着“除暴安良”。

(白)本大王關伯。自幼喜弄拳棒，好打不平，只為官府所逼，闖蕩綠林。自某來至鳳凰嶼前，招聚兵馬，而今兵够糧足，缺少謀略之士，不免與眾家頭目商量一番。眾嘍軍，傳眾家頭目進帳！

卒：眾家頭目進帳！

眾：報！眾家頭目告進。(同進)見過大哥。

關：兩廊侍立。

眾：謝！大哥升帳，有何軍事商籌？

關：眾家弟兄請听！想你我弟兄盤踞鳳凰嶼以來，招兵聚將，而今雖然兵够糧足，缺少謀略之士，何計教我？

甲：大哥免慮。常聞人言：江湖之上有一王鳳剛，此人不但韜略深遠，而且武藝過人，若得此人來山，何愁大事不成！

關：啊！此人安在？

甲：听說此人住居二龍山下，大哥不免修書一封，命人前去探訪，以為如何？

关：此言是理，待某修書。（吹打，修書）此差何人愿往？

甲：小弟愿往。

关：务須謹慎行事，后面更衣去。

甲：得令。（下）

关：要將忠义立，專候运筹人。（同下）

第二場 开 弓

（陈母上）

母：（唱“紅衲袄”）老漢死丢下我兩母女，我儿受孤娘孀居。披星戴月謀生計，母女勉强度日期。乖乖儿学就一身好武藝，聪明伶俐貌不俗。年十八未能擇門第，猛想起老漢臨終之时囑咐的。他說道：女儿終身莫乱許，要憑鉄弓贅佳婿。乘龍客不知在何地？牆壁鉄弓蒙灰泥。（齐）

（白）老身余氏，丈夫陈彪，幼年保鏢为業，在太原之地开了一座茶館，名叫豪杰居。老漢去世之后，母女依此为生。我想女儿年已成人，尙未遇着开弓之人，今天乃是

三六九逢場日期，不免早把門儿打开，多賣几碗茶也是好的。（向內喊）玉蕊！玉蕊！这个姑娘跑到哪里去了？玉蕊！玉蕊！我的媽啦！

陈：（內白）來——了。

（陈玉蕊上）

陈：（对子）母女开茶館，鉄弓选姻緣。

（白）媽，你喊我做什么？

母：你跑到哪里去了？老娘的声气都喊塞了！

陈：媽，你不是說今天太陽大，好洗衣服嗎。我在拆被盖來洗。

母：衣服明天來洗，快去燒开水，等下買主都要上門了。

陈：媽，你來燒开水，我去洗衣服。

母：你犟啥嘛，硬是把你慣嬌了。

陈：媽，做茶館这个生意，硬是不好。

母：娃娃，咱們母女坐在青石板上，不做茶館生意，又去做啥？

陈：遇着那些流神痞子來吃茶，你給他拿沱茶去奶，他又要吃香片，故意找麻煩，真

是……

母：娃娃，人无喜色休开店嘛！不要延了，三天望一場，赶快发火燒开水，老娘去打茶叶。

（下）

（胡琴拉“柳青娘”，陈玉蕊打扫收拾桌凳，砍柴，起火，燒水）

（石应虎帶書童上）

虎：（唱“紅衲袄”）公爺出世就鬧派，有錢有勢有招牌。那一个与公爺來扯拐，打死人命不准埋。天垮下來我不睬，太原地隨便公爺歪。久坐書齋不爽快，尋找美色逛花街。众姐儿个个皆丑态，莫得一个遂心怀。叫書童帶路出城外。

（繞場，发觉玉蕊在館內打扫。石咳嗽，玉盼石一眼，不理）

（白）真是美呀！

（唱）觀佳人真正長得乖。（齐）

（白）書童，茶鋪內那位姑娘，你們可能認識？

童：公爺，你还不慕名这个茶鋪嗎？这就是大

大有名的豪杰居。那位姑娘名叫陈玉蕊，他們母女二人都会武艺。公爺，你不要乱想，謹防挨打。

虎：狗东西！太原之地，除了公爺，哪个敢打人？休得多說，帶路進茶館去！

童：你都不怕，我还怕？（進內）拿茶來！

陈：（見石進不悅，急呼）媽吔，有人吃茶。

（陈下，陈母上，石正欲往內室，与陈对碰）

母：呃，你在碰咁啲？

虎：公爺是來照顧你吃茶的。

母：吃茶嘛，坐倒嘛！

虎：我默倒你那里头还有雅座呢。

母：我这个店子扁窄，就只有这个堂口。

虎：好嘛，泡茶來嘛。（入座）

母：泡几碗？

虎：泡一碗。

母：五个人吃一碗茶呀？

虎：我是吃茶的，他們是看茶的。

母：（背白）狗头狗腦那个样儿啲！（向內）玉蕊，泡碗茶來。

陈：（內应）來了。（玉蕊端茶上，窺見石不悅。一錘干大鑼）他都要吃这种茶呀？
（下）

虎：拿茶來呀！

母：來了。水要燒開啥！玉蕊，叫你泡茶來呀！

陈：來了。（端粗斗碗泡茶上，不悅地放在石面前）茶來了！（急下）

虎：呃，这是啖子茶碗罗？

母：客官，我們这里只有这种茶碗。

虎：好嘛，公爺來嘗試嘗試。（喝一口茶作嘔吐狀）呃，茶婆子，你这是啖子茶啲，吃起有股酸氣味？

母：我这店子头的茶，咋个会有酸氣味啲。

（端茶聞之，暗地責罵女儿不該）客官，不是的，開水疲了一点，待我去換過。（欲端茶下）

虎：呃，不忙啲！茶婆子，公爺問你，这開水是誰燒的？

母：是我女儿燒的。我拿去倒了，另外給你泡一碗來。（欲下）

虎：拿轉來啲！公爺還要嘗一口。（母將茶放在桌上，石喝茶）这下才吃出味道來了，吃起香烹烹的。

母：（背白）不是一个好家伙。

虎：茶婆子，方才端茶那位姑娘，是你甚么样人？

母：是我的女儿。

虎：叫什么名字？

母：玉蕊。

虎：玉蕊，花中之蕊，好一个花諱！今年有好大歲数？

母：十八歲。

虎：哎呀，都做得……

母：做得什么？

虎：燒茶煮飯做得了的話。

母：那倒差不多。

虎：你的女儿可曾許配？

母：东家不成，西家不就。

虎：你要选哪一种人家呀？

母：（故意地）我呀，要选无兄无弟，有錢有勢

的。

虎：哪就有緣。

母：有啖子緣？城隍庙头的判官小鬼才与你冇緣！

虎：茶婆子，你不要生气，我是來給你女儿作伐的。

母：作伐的？（故意問）哪家哪戶？

虎：我指你看嘛，那……那……那一家。（指自己）

母：哪一家？（高声）

虎：啊，啊，啊，就是那一家。（指台左）

母：那一家么——門戶高了，我女儿配不上。

虎：不是那一家，是这一家。（指自己）

母：哪一家啲？

虎：啊，那、那一家。（指台右）

母：那一家子弟不成材，好吃懶做，莫說我只有这一个姑娘，就是有十个姑娘，我也不嫁給他。

虎：（背白）月亮壩头耍弯刀——給他一个明砍。
（向母）茶婆子，就是公爺。你看如何？

母：是你呀？（擺頭）

虎：咋个？你还瞧不起公爺嗎？公爺有錢有勢，只要你的女儿嫁給我，包你享福不尽。

母：我的女儿宁肯嫁給挑葱賣蒜的人，也不嫁給你們那些豺狼虎豹！（單捶）

虎：豺狼虎豹？（想）書童，豺狼虎豹是好話嗎？还是坏話呢？

童：公爺，茶婆子在罵你。她把有錢有勢的人，比成豺狼虎豹。

虎：啊！她在罵公爺呀？了得起！（向母）茶婆子，你敢罵起公爺來了嗎？我老实告訴你，公爺名叫石应虎，我的老漢名叫石須龍，乃是太原总鎮。你好好把女儿送給公爺作个二房，若其不然，用二指大張貼儿把你茶館封了，不准你母女在太原求吃。

母：啊！你就是石总鎮的公子嗎？

虎：不才是我。

母：（气極）請近身來我与你言話。

虎：象是答应了。（近身）

母：（打石一耳光，唱“扑灯蛾”）狗子說話如牛

馬，敢到此地來欺咱。我勸你快快走了吧，
若不然打得你變狗爬！

虎：（唱）哎！說到說到你就開打？冷不防就挨
了一耳巴。

（白）你要打嗎？

母：要打！

虎：要打我們大家打。（書童向陳母撲去，陳母
打書童跑下；陳將石右手擒着向後一扭，
陳玉蕊持抵門杠向石打來，石頭一偏，打在
陳母背上，陳手一松，石跑下）

母：哎唷！

陳：（唱）一棒打着我的媽。（陳玉蕊誤打母，輕
輕放下抵門杠，躲在桌後）

母：（陳母慢慢地站起來，以手摸背）哎唷？是
哪一個打老娘的冷捶？這屋頭沒得外人
啥？（見抵門杠）這不是我屋頭的抵門杠
嗎？哼，一定是有人打埋伏，待我來找一
下。（見玉蕊躲桌後，拉起玉蕊，玉以袖遮
臉）嘿！才是你呀！哎，媽跟別人打架，你
不來幫忙，反轉打起媽來了。氣人！氣人！

陈：媽，不要生气，你听我說嘛。我看見你同那个狗子扭打起來，我手執抵門杠，只說一杠把那狗子腦壳打开花，哪曉得他腦壳一歪，你背一拱，就打倒媽了，这也是我拐了嘛咋个？

母：哎唷，这样說來，媽还把你錯怪了啲！

陈：不是啵咧？

母：好，算了，算了。么儿，狗子可惡，欺压我母女，快快追上前去，將狗子飽打一頓。

陈：对，待儿去打他一个落花流水。（執門杠下）

母：（手執一对木棒捶）娃娃，把狗子擋着，老娘來了！（下）

（况忠上）

忠：（唱“紅衲袄”）自幼儿讀詩書兼習弓馬，未能够入朝閣保定邦家。从早間与書友講詩論画，又談到孙武子布陣兵法。耳边厢忽听得人声叫罵。

（石应虎率書童狼狽逃上，况忠上前訊問）

忠：吓！

(唱)石世兄为然何浑身是沙?(齐)

虎: 况,况,况世兄!后面有人追来了,快快与我擋住。

况: 不妨得,石兄請回。

(石狼狽逃下)

(陈玉蕊执抵門杠上,正欲打,見不是石,停住。况忠見玉蕊容貌不凡,玉蕊見况忠人品端方,二人相視。陈母边說边上)

母: 么儿,与我打,有老娘担……(見狀)咳,你怎么不打?(見况玉眉眼,頓足)羞不羞啲!

(玉蕊羞下)

(陈欲追,被况忠阻擋)

母: 不用擋着我!

(陈母又欲下,况忠又阻擋)

忠: 媽媽且慢。

母: 呃,你莫非來打帮拳的嘛?

忠: 不是。

母: 那你把我擋到做什么?

忠: 請問媽媽,你們究竟为了何事糾紛?

母: 哎呀相公,你不曉得!

忠：就是不曉得才問你啥？

母：剛才跑過去那個狗子，青光白日調戲我的女兒，這口气，我實在忍不下去。你不要擋着，我跟他拚了！

（陳母又欲下，況又阻之）

忠：媽媽你可認識此人？

母：曉得他是哪家的狗崽崽喲！

忠：他乃太原總鎮石須龍的儿子名叫石應虎，在朝勢力頗大，媽媽不用與他相斗，恐遭其害。

母：老身到不是怕事的啊。既是相公與他留情，我就饒了他吧。（陳母見況忠儀表不凡，暗喜）相公，你真是個好人，請到我家去吃杯茶。

忠：學生今日有事，改日再來拜訪。

母：不要客氣，走嘛！（邊說邊拉，連場到茶館）相公請坐！（向內）玉蕊，客來了，泡茶來！

陳：（內應）來了。

（玉蕊端大斗碗上，見是況忠，急下換茶）

碗上，端至况忠面前，互相目視，玉羞下）

母：請問相公，家住哪里？姓甚名誰？

忠：我名况忠，家住本城西街。

母：啊，西街有个况大老爺是你甚么样人？

忠：乃是我的家父。請問媽媽貴姓？

母：丈夫陈彪，早已去世。單生一女，名叫玉蕊。
母女賣茶營生，相公休得見笑啊。

忠：媽媽話說那里？（一眼看見壁上弓囊驚疑）
請問媽媽，你家有官嗎？

母：沒有。

忠：為何有弓囊箭袋？

母：相公不知，丈夫在世與人保鏢為業，下世之
后，留下這一張鉄弓。丈夫在世常開此弓，
丈夫去世……

忠：此弓就無用了嗎？

母：還有用。我小女能開此弓。

忠：（驚）怎么說你令媛能開呀？何不叫她開上
几把，學生長長見識。

母：開得不好，相公就莫要見笑啊。玉蕊快來。
（陈玉蕊上）